

海派风神：南通文化特色之三(下)

丰坤武

(南通职业大学 社科部, 江苏 南通 226007)

摘 要: 由于上海文化与海外文化的介入, 南通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种新的文化特色鲜明地形成, 这一特色就是海派风神。海派风神在南通绘画文化、京剧文化、电影文化、建筑文化以及生活方式中都有着浓郁的体现。

关键词: 南通文化; 特色; 海派风神

中图分类号: G127.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327(2010)02-0001-04

Shanghai-overseas Style: the Third Feature of Nantong Culture

FENG Kun-wu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Nantong Vocational College, Nantong 226007, China)

Abstract: As the involvement of Shanghai culture and the overseas culture,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Nantong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a new feature of culture came into being: the Shanghai-overseas style. Shanghai-overseas style is shown in culture of local paintings, Peking opera, film, architectural and way of life in Nantong.

Key words: Nantong culture; characters; Shanghai-overseas style

5 海派建筑与南通

海派建筑系指上海近、现代的建筑与建筑文化, 是中华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上海外滩 50 多幢风格迥异的高层建筑群, 还有星罗棋布的石库门住宅、公寓、花园洋房、别墅等等, 凸显出海派建筑多样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的风格。南通的建筑从近代开始就深受海派建筑的影响, 这也是南通得以成为建筑之乡的重要成因之一。

5.1 海派建筑与南通近代城市建筑

清末民初是南通城市建设和建筑几乎同时发生深刻转变的时期, 而城市建设的变化则是先导, 这主要体现为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大转型。南通旧

城属于以衙署为中心并围以城墙的传统格局, 张謇着手营造“新新城市之雏形”, 即实施了对传统布局的改造, 创立“一城三镇”的新型空间架构, 实现了向以商业区金融区为中心、功能划分明确合理的近代城市格局的转变。1895 年, 大生纱厂在唐闸镇兴建, 随之第一批相关产业及公共设施相继在唐闸建成, 逐步形成了近代南通的工业区。1900 年始, 张謇于天生港开办大生轮船、大达轮步等公司, 开辟码头, 沟通了南通与上海和苏北的航运, 还设立电厂, 使天生港镇成为近代南通的货物运输港口和能源供给区。狼山镇位于旧城东南 6 公里, 风景秀丽、寺庙林立。张謇保护与开发并举, 先后规划建设了观音禅院、赵绘沈绣之楼、虞楼等景点, 并修筑了林溪精舍等别墅, 由此逐渐建成了近代南通的风景游览休闲区。南通旧城的格局延续

收稿日期: 2010-01-17

基金项目: 南通市“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江海文化研究”(NT070509)

作者简介: 丰坤武(1945-), 男, 江苏南通人, 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化学。

至今,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行政中心及商业、文化、教育、居住的功能。从“一城三镇”的城市布局来看,三镇分别位于以旧城为圆心、6公里左右为半径的圆周上,城镇之间穿插农田、绿带,各城镇功能泾渭分明又互为补充,而城市中心也成功地向商业、金融区转移。到1920年左右,南通已然成为一座典型的近代城市。

南通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为南通城市建筑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近代南通的建筑主要有以下几类:工业建筑,以大生纱厂集团的各企业厂房为主,分布在唐闸工业区及天生港镇;文化教育建筑,主要有通州师范及各大、中、小学校舍,以及翰墨林印书局、博物苑、图书馆、更俗剧场、五公园等设施;商会建筑,主要有淮海实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有斐旅馆、桃之华旅馆、南通俱乐部、商会大厦等;还有以张謇兄弟濠南别业、城南别业等为代表的住宅建筑。这些新兴的近代建筑,一部分完全承袭了西式风格,如由英商汤姆氏设计的南通最早的近代建筑——大生纱厂厂房,还有南通基督教堂、狼山露德圣母堂等,大部分则体现出中西建筑风格相融合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海派建筑风格。一方面,这些建筑是根据南通的建材来源(缺少石材),依然承袭传统的砖木结构;另一方面,则仅借鉴西式建筑的外在样式和装饰,内部结构还是中式的。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的形成,是因为近代南通的主要建筑师孙支夏,包括主导城建的张謇,都没有受过正规的西洋古典建筑训练,他们对西方建筑形制的理解主要来自于对日本建筑和上海建筑的观察。当然,除此之外,以工匠绅士设计的大量民居更倾向于传统方式,仅在窗口、山墙上安上中西合璧的装饰。三类建筑风格的共存,体现了海派建筑风格多样化的特征。

孙支夏是通州师范学校土木工科的毕业生,是张謇培养出的我国最早一批的近代建筑师。他设计的江苏省谘议局大厦,孙中山在那里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他的作品在南通城里随处可见,中西合璧是其典型风格,最为精美的当属“濠南别业”。1914年建造的濠南别业位于濠河南岸,其主体建筑是一座四层英式小洋房,坐北朝南,立柱、墙面、门窗、壁炉、护栏、扶手上都有雕花和起线装饰,体现着西方建筑的艺术风格和美学原则,是中国近代西式建筑的经典之作。底楼为储

藏室,通过折扇形阶梯到达二楼议事大厅,大厅中央悬挂着张謇手书对联:“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与子言孝与父言慈。”张謇曾在此接待过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大厅的两侧厢房分别是议事室和书记室,后部西面是会客室、东面是宴会厅。三楼两面分别是张謇夫妇及其子——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孝若夫妇的房间。顶层是张謇两个义子居住的地方。濠南别业借鉴了清末皇室郊外行宫畅观楼的设计,西式的外部形态,中式的内部结构,华美而质实,系南通海派建筑的代表作。

5.2 海派建筑与南通当代城市建筑

当代南通城市建筑海派特色最为明显的当属环濠河建筑群。濠河原为古护城河,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是国内仅存的四条完整古护城河之一。濠河现周长10公里,水面1080亩,水清如镜,树木葱茏,风光秀丽,为国家AAAA级风景区,28座桥梁与各式亭、台、楼、阁、塔、榭、坊交相辉映,构成了濠河两岸千姿百态、风格多样而协调的建筑群。这些建筑大体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传统古典建筑,包括光孝塔、天宁寺、北极阁、文峰塔、夫子庙、谯楼等古代遗存以及复原重建的城隍庙等,也包括濠西书苑、盆景园、映红楼等现代仿古建筑,还包括纺织博物馆、珠算博物馆、城市博物馆以及南通博物苑新馆等具有古典园林韵味的现代建筑。另一类是中西合璧型建筑,包括南通博物苑、五公园名胜、张謇故居、濠南别业、钟楼等近代建筑遗存以及重建的更俗剧院,也包括文化宫、八仙城、文峰饭店、晏园、北濠山庄、名都广场等现代新建的公共设施、商务楼宇和住宅楼宇,这些新建的商住楼宇的设计大致都考虑到与遗存的近代建筑风格相协调,故其楼顶多为椎体。再一类是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建的有斐大酒店。这座具有典型的欧式建筑风格的五星级酒店临水而筑,门前有金光闪闪的飞狮,四十六根罗马柱巍峨挺拔,中庭东西两侧环抱式楼梯优雅别致,1000平方米的大厅宽敞气派。三类建筑疏密有致地排列在濠河两岸,穿插以濠东绿地、环西文化广场、文峰公园、体育公园等新兴文化娱乐场所和休闲旅游景点,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把南通的古代、近代、当代连接在一起,不仅显现出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和朝气蓬勃的时代风采,而且也见证了海派建筑艺术在南通的传承与拓展。

改革开放以后,南通的海派建筑已经从城市扩展到农村。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南通农村的房屋多为草房,七十年代换成瓦房,八十年代开始改建楼房。最初的楼房只是给平房叠高了一层,楼顶还保留着“金牛角”向两边翘起。现在的楼房已经进入第二、三代,传统的楼顶逐步消失,代之以“花园洋房”的样式,既洋气又实用。2009年8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南通农村考察时称赞说,南通农民的房屋建筑既有现代风格,又很朴实,好于浙江,好于苏南,居住条件非常好^①。南通所属各县(市)区的农民相当一部分住在这样的别墅型建筑里,它们分布在庄稼绿野中,散发出浓郁的海派建筑风味。

6 海派生活方式与南通

海派生活方式是上海人在吸收西方生活方式的进程中,结合吴越文化的生活理念逐步形成的。西方生活追求时尚、高贵;越人的生活理念自古崇尚节俭、精打细算。近代以来,上海人把两者融合在一起,在物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也能注意把自己打扮得尽量体面一些,会把自己很小的家弄得很漂亮,这在全国范围内唯有上海人才能做得到。精致、唯美、追求时尚、体面、高品位、精打细算,这些词语大体能够概括海派生活方式的内涵。

南通人自近代以来与上海的交往日趋密切,许多工商界人士与上海有着生意上的往来,许多知识分子也到上海落脚谋生,更有大批下层百姓到上海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劳作,他们不断把上海人的生活风尚、生活理念传入南通,使南通民众渐渐接受了海派生活方式。启海地区的民众本来就来自吴地,相当多的与上海人有亲缘关系,对海派生活方式自然接受很快。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批上海知青下放落户到南通,对传播海派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也起到很大作用。因此,海派生活方式在南通的传承历史较长,也相当普遍,从城市到乡镇都能领略到。不过,由于上海人历来瞧不起南通人,称他们是“阿乡”、“苏北佬”,引发了南通人的逆反心理,再加上江淮文化的影响,南通人对海派生活方式也没有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有所改造。

6.1 追求体面

曾经有一篇文章,讨论“上海人需要一张什么样的脸”,说的是上海人讲究“卖相”,非常注重仪

表仪容、穿着打扮,即便家境贫寒也不愿因为穿着“土气”而有失体面,面子对上海人来说和性命差不多一样重要。这些描述大体是准确的,上海人的这种表现至今仍被外地人士所诟病。现在看来,这种追求不仅无可非议,而且说明了,在中国大陆,是上海人最早形成了追慕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

“讲面子”原也是南通人的生活理念,不过近代以前是把“面子”安放在“礼”的框架中予以实行的,例如人情往来一定要到位,不能有所欠缺,否则就是“失礼”,失礼就失去了面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这个传统至今在南通民间依然植根很深。近代以后,在海派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南通人对面子的讲究开始由人情往来扩展到衣食住行。这种变化首先是从穿着打扮、饮食起居起步的。旗袍、礼帽、西装、文明棍,这些在二三十年代的南通城已经屡见不鲜,后来逐渐扩展到坐黄包车、看电影、听文明戏等生活方式。六七十年代,主要表现为对“上海货”的崇尚,“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结婚必须的“三大件”非上海产不可,“中式棉袄”、“风雪大衣”等上海一度时髦的冬装在南通城乡也很盛行,甚至夏日上海人习惯于穿着睡衣睡裤行走于里弄内外,南通城里也出现了此等市民,上海市内流行什么新的款式,总能在南通的街面上较快地看到。上海人讲究“洋气”,南通人以洋气为尊荣。阳春面、糖醋黄鱼、炒鳝糊等上海饭菜在南通也很吃香。不过南通人对上海的时髦是有选择的,并且努力做到恰如其分,绝不让自己显得“鹤立鸡群”,亦或沦为“另类”。后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白领阶层的涌现,南通人开始从衣食住行等“面子”的追求升华到对“体面”生活方式的追慕,更加注重学习上海人在人际交往、言谈举止等方面的精到之处。例如,对女性的呵护,待人接物的温文尔雅,不随地吐痰,在咖啡厅和酒店接待来客、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静静地享受音乐会的演奏,等等,海派生活方式在引领南通人走向现代文明生活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6.2 精打细算

海派商人、海派市民把生意上和生活中的精

^① 温家宝总理在南通考察纪实 [N]. 江海晚报, 2009-08-10.

打细算发挥到了极致,由此而被其他文化区域的商人、民众所小看。其实,这种精打细算固然与吴越文化的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上海最早接受了商品经济的熏陶和西方社会等价交换原则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注重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投资决策的精心计算与小心谨慎、经济拮据下对生活开支的精细安排,又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因此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心理学博士张结海提出,“上海人的某些特质是中国人中最接近世界潮流的”。这个结论不无道理,只是当人们还普遍缺乏商品经济头脑的时候悟不出这一点而已。不过,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海派商人对商品交换的“双赢”原则似乎有所忽略,海派市民在人际交往中也缺少“大气”,占点便宜就津津乐道,吃点小亏就耿耿于怀,这样的精打细算的确令人生厌。

南通与上海仅一江之隔,启海人与上海人血脉相连,精打细算的海派风气自然会传到南通。不过,南通人更多地是从积极的方面来接受海派精打细算的理念的,并且有所改造。南通人的生活从南到北都崇尚节俭,即使现在生活条件已经大幅度改善,南通也没有形成奢华的社会风气,这是其一。其二,南通人在商业行为和人际交往中比较大气,哪怕平日节衣缩食,该花钱的时候就舍得大把花钱,既能盛情待人,也能承受他人的盛情接待,这主要是受到江淮文化熏陶的结果。其三,南通人的精明主要不表现在小处,而是表现在大处,在涉及重大利害得失方面,南通人很注意斟酌权衡,很懂得“吃小亏,占大便宜”的道理,这与海派市民是不同的。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南通人一点也没有海派市民的生活习气。在南通的副食品市场上,依然能够看到成交后还要摊主多添一棵菜、一丝肉的市民;在南通的城乡,依然存在不少亲情包装下的精心计算的金钱往来。南通人的大气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6.3 狭隘的优越感

长期以来,上海人一直因为上海的经济实力雄厚、社会秩序良好、生活质量讲究而自豪,并以此而傲视其他地区的民众,形成了狭隘的地方优越感,“上海人”、“上海话”成为他们行走各地的

“金字招牌”。海派文化中这种陈腐意识,随着各地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进步,已经呈现出消退的态势。

对于南通人来说,上海人的优越感是他们长期承受着的一种沉重的文化压力和心理压力:南通人那么追慕上海人,却一直被上海人所藐视,被讥为“乡下人”、“苏北人”。面对这种讥讽,南通人的心态比较复杂,有些比较平和,觉得南通地盘小,经济繁荣程度与上海差距很大,人家看不起也是没办法的事;有些人则反唇相讥,抨击上海人劣质、小气;大多数则深感委屈,申言南通人是“苏中人”,不是苏北人,反映出不敢平视上海人的自卑意识。正因为顾虑上海人看不起,不少南通人到了上海总要学说上海话,以此冒充上海人。当然,随着南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特别是近年来南通在全国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加之南通人居环境的比较优势,南通人的自信心得到增强,他们开始学会与上海人平起平坐了。

不过,海派文化中的狭隘地方优越感作为一种扭曲的思维方式,对南通也有很深影响。上海人看不起南通人,南通人则看不起苏北人。在南通境内,启海人与上海渊源最深,他们看不起讲南通话和如皋话的人;讲南通话的则看不起北三县的人;北三县民众也看不起盐城人、淮安人。这种狭隘心态至今仍未消除,这是南通文化发展进程中应该予以重视并解决的问题。

一般认为,上海人的优越感是殖民文化的遗存,这不无道理。但其根本成因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落差造成的,同时与封建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紧密相连。北京本来是全中国人民的北京,但是有多少北京人没有优越感?!全国各地的城市居民,有多少看得起农村的居民?!官员、公务员、老板队伍中,有多少人看得起下层民众?!如果这样看问题,狭隘的优越感就不是哪个地方的文化病症了。

参考文献:

- [1] 南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通市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姬玉明